# 廣弘明集/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八 ◄

廣弘明集
卷十九

► 卷二十

卷十九

○法義篇第四之二

△內典序——沈約（奉齊司徒竟陵王教作）

尚矣哉！群生之始也。義隱三藏之外，事非二乘所窺，自並識達同奔，隨緣受業，人天異軌，翱動殊貫，苦樂翻回，愚智相襲，莫不宅火輪鷲，擬焰飆遷。以寸陰之短晷，馳永劫之遙路，精靈起伏，萬緒千名。如來發源恒品，蓋亦含生之一至，於並首爭馳，斯固未或異也。至於覆簣無始之初，成功短籌之末，塗遙業遠，妙軫遐長，累明積慧，靈覺獨曉，巨相四八，照曜於大千；尊法二九，苞籠乎無外；六度之業，既深十力之功。自遠濟物以權，降魔匪力；妙法輪轉，甘露啟霏，舟輿六趣，津梁五道，登四衢之長陌，由一乘之廣路，斯既事盈《方等》，義滿神宮。逮於大權協化，對揚宗極，徇物兆於慈悲，亡身著於非已，行符四等，道升十地。若乃靈性特達，得自懷抱，神功妙力，無待學成，孤策獨騖，莫知所限，結習紛綸，一隨理悟。又有捐情屏慮，身心靡欲，厭生死之長勤，眷寂滅而投軫，遙然自得，漏累煙銷。且津心適道，功非一業；雖會理共源，而萌情或異。是故高心邈行，分路同趨，忘懷屏欲，殊塗一致。或草礫身體，投骸林澤，內亡形相，外馴兕虎。或坐臥行立，跡不違眾，禪業定門，造次無爽。安忍與金石同固，戒行與寶珠等色。雖秋禽季至，春鮪時登；而耿介長蔬，忡怛在念，妙跡匪遐，神塗密邇，有悟必通。由之斯至，故能藉智探虛，乘心照理。區區懷抱，融然靡執，俱處三界，

獨與神遊，包括四天，卷舒萬劫。聞片義而陟道場，受一言而升彼岸。長夜未開，心關自曉，淹回聖跡，寢息神光；既負橐以從師，亦棲林以綜業。足蹈慧門，學通龍藏；妙吼遐徹，鸞音自遠。若夫叉跪運心，期誠匪跡，而導達神功，照啟未悟，唱說之美，義兼在斯。暨九土殊風，八方舛俗，遊化所苞，事出弘獎，皆足以遷光淨域，登儀寶地，並黜華剪飾，破愛辭親。鼓枻無生之流，方軌俗表之路，固已千佛摩頂，七住齊功。至夫清信士女，植緣曠劫，雖復容服未改，而戒德內弘。瞻毗耶而聳轡，望波斯而回軫，駕四禪之眇眇，泛八解之悠悠。若乃十號尊崇，三達靡礙，雖法身非有，而常住在躬。能仁權跡四門，既非悟道之始；假滅雙樹，寧有薪盡之窮？而天人瞻慕，仿佛興情，雕金範玉，圖容寫狀。靈儀炫日，寶剎臨雲。或役鬼神之功，或資髓腦之力，製非人匠，寶以合成，莫不龍章八采，瓊華九色。至乃齒髮傳靈，衣履遺證。聖跡彪炳，日煥於閻浮；神光陸離，星繁於淨域。若乃乘此直心，推誠闇往，則半息可追，一念斯至。感降參差，雲霏霧委，此又照被象譯，輝映縑圖。夫秉牘書事，其流已遠。蓋所以彪著往跡，煥述遐聲，雖篆籀異文，胡華殊則，至於葉暢心靈，抑揚訓義，固亦內外同規，人神一揆。墳典丘索，域中之史策；本起下生，方外之紀傳，統而為言，未始或異也。而經記繁廣，條流舛散，一事始末，帙理卷分。或詞義離斷，或文字互出，甫涉後條，已昧前覽，尋源討流，未知攸適。雖精理瑩心，止乎句偈，而初悟始學，致惑者多。且中外群聖，咸載訓典，雖教有殊門，而理無異趣。故真俗兩書，遞相扶獎；孔發其端，釋窮其致，撒網去綱，仁惠斯在。變民遷俗，宜以漸至，精粗抑引，各有由然。是故曲辯情靈，棲心妙典，伏膺空有之說，博綜兼忘之書。該括群流，集成茲典，事以例分，義隨理合。功約悟廣，莫尚於斯，可以理求，證成妙果。若乃載司南之車，猶稱靡惑，服四照之草，得用不迷。況乎六馬同鑣，萬流共貫，日月經天，方斯未已，河海帶地，夫豈足云？蓋入道之筌蹄，群生有悟於此也。

△南齊皇太子解講疏——沈約

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，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，安居寶池禁苑，皆充供具，珍台綺榭，施佛及僧。振玄音於六霄，暢微言於永劫；三達宣其妙果，十住讚其祥緣。踐二氣而業升，離九旬而功就。暨七月既望，乃敬舍寶軀，爰及輿冕，自纓以降，凡九十九物。願以此力，普被幽明。帝室有嵩華之固，蒼黔享仁壽之福，若有淪形苦海，得隨理悟。墜體翱塗，不遠斯復，十方三世，咸證伊言。茲誓或褰，無取正覺。

△齊竟陵王發講疏（並頌）——沈約

大矣哉！妙覺之為妙也。無相非色，空不可極，而立言垂訓，以汲引為方，慈波慧水雖可溉，而莫知其源者也。靈篇寶籍，遠采龍藏，蓋無得而言焉。至於義指天山之表，文隱交河之外，又非斷籌所能算也。逮於祇樹庵園之妙吼，四諦一乘之正說，重譯而通中土，莫不恒沙之一焉。而詞源海廣，理塗云奧，雖字流附響，萬軫同趣，分條散葉，離文析句，未或概其萬一也。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，道冠生知；樹寶業於冥津，凝正解於衝念，若夫方等之靈邃，甘露之深玄，莫有不遊其塗而啟其室也。秘藏之被東國者，靡不必集，皆繕以寶縑，文以麗篆，凝光瓊笥，炫采瑤縢。思欲敷振微言，昭感未悟，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，置講席於上邸，集名僧於帝畿。皆深辨真俗，洞測名相，分微靡滯，臨疑若曉。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，演玄音於六宵，啟法門於千載，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！自法王已降，暨於聽僧，條載如左，以記其事焉。乃作頌曰：

十號神寂，三達空玄。跡由聖隱，教以慈宣。氛氳緒法，昭哲遺筌；標聲妙住，騰華寶蓮；文摛龍藏，義溢中天。惟王稟照，道冠增璿；星羅寶幄，雲開梵筵；思馳春馬，理析秋蟬；靈場徇采，正水興漣。乘茲上果，永導芳緣。

△竟陵王解講疏一首——沈約

夫憑形輝化，必由委氣之塗；因方導理，必同肖天之質。是以表靈邃瑞，誕聖王宮，駐采辰緯，停華日月，故能積慈成聖，累妙成空，坦昭路於道場，拔迷根於苦岸。弟子蕭子良，滌慮煩襟，棲情正業，肅萃僧英，敬敷慧典，密藏奧文，雲開雨散。今魄首丹逵，日弦上朔，七步凝想，空明屬念。雖神跡稍緬，而遺塵在茲，乃飾筵藻殿，張帷盛邸，絜誠祇事，建斯寶集。蘭泉波湧，芳藹雲回，秘理探微，玄貺悠邈；宗條既舉，窮功允就；論堂卷坐，義鼓停音。乘此芳緣，將升上住。十方三世，有證無爽。

△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

夫妙極眾象，湛思必通；理冠群方，有感斯應。自鸞音輟唱，圓光寢輝，委華之相不傳，踴地之符已遠。片言入道，事難於造次；一悟階空，效隔於俄頃。若非積毫成仞，累爝為明，無以方軌慧門，維舟法岸。弟子是用夕惕載懷，惟日不足者也。故敬集名僧，夤敷奧籍，振微起滯，輪動雲回。月殿含呂，魄弦上日，甘露既窮，輟言寶座，卷文罷席，衣屣相趣。仰惟先後稟靈娥德，葉景軒度，道載華嶽，化洽汾陰。早棄蘭宮，夙違椒掖，千乘不追，萬鍾靡及。終天之慕，不續於短年；欲報之誠，思隆於永劫。敬舍軀服，以充供施。藉此幽通，控情妙覺。仰願聖靈速登寶位，越四天之表，記十號之尊，惟茲三

世，咸證於此。敢誓丹衷，庶符皎日。

△與荊州隱士劉虯書——齊文宣公蕭子良

劉虯初為富陽令，後為南郡丞，頃之自免，始事拂衣，時年三十二。論者比漢渼邴焉。遂辟穀卻粒，餌術衣麻，布衣草屨，茅室土帳。禮誦長齋，六時不闕，世諦典籍，不復修綜。棋書小藝，一切屏絕，惟研精佛理，述善不受報、頓悟成佛義，當時莫能屈。注《法華》等經，講《涅槃》大小品等。齊建元初，詔征通直散騎侍郎，不就。文宣深弘妙法，以虯精於釋理，要其東下。與虯書曰：

“玉燭登年，金商在律，炎涼始貿，動靜惟安。勤味道腴，幸遵雅尚，豈不樂哉！僕誠幸甚。百姓一心，眾生不疾，比屋可封，將又何求？但良書獨擁，善談無析，願言之。子實痗我心，所以不遠千里，尺書道意。自淳清既辨，澆醨代襲，隱顯之術參差，默語之途紛互。或飾智以驚愚，或激清以忤俗，或穢己以暗通，或謬歌以明道。屠羊駔馬，未足磷其堅；陽狂如愚，豈能緇其白？官楚藩魏，人外之氣逾邈；入漢遊梁，區中之韻彌少。及擢其輕重，品其得失，則淵懷洞賞，寧或符之。僕夙養閑衿，長慕出概；跡塵圭組，心逸江湖。未面自親，聞風如舊，而回駕之念徒軫，軾門之禮無階；固已佇軸深衷，傾筐遐路者矣。君矯然獨遠，確乎難拔；素志與白雲同悠，高情與青松共爽；宣習質文，緇林枯而重芃；昭辨空有，連河壅而復滔。所謂忘言之人，可論天人之際！豈能鳳舉鶴翻，有心儀萃？高逾愛海，比策禪衢，沾濠射之冥遊，屈祇鷲之法侶，闡三乘於窮子，發二諦於困蒙，有是因也，何有暢歟？今皇風具穆，至道弘被，四海不溢，五嶽無塵。膠序肇修，經法敷廣；人賤璣璜，家習禮讓；樵蘇以時，郊林全鬱；罝網有節，鱗羽偕翔。至於曾山絕澗，環帶畿畎，膏田沃野，亙望無躔，信可以招往隱倫，棲集勝寄。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，次宗植援、西山之趾，葛洪考磬於海岫，釋遠肥遁於鍾幽。每踐其遺蹤，輒深九原之歎。若高步可迂，復何懷乎四子？昔宣尼之見伯雪，師利之往維摩，豈不知相忘之道哉？諒有以也。未敘之間，為道自愛，一二令陵琚之口，具王元長之辭也。”

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蔿書曰：“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，今春得其返文。辭趣翩翩，足有才藻，實子雲之筆劄，元瑜之書記。申復谘嗟，彌用欽想。此子含真抱璞，比調雲霞，背俗居幽，寓歡林澈；養志南荊，可與卞寶爭價，韜光楚服，固同隋照共明。雖顏、段之棲遲偃仰，楊、鄭之寂寞恬憺，取之若人，信可同日而語矣。且道性天悠，禪心自謐，敦悅九部，研味三乘。在家菩薩，行之而不艱；白衣居士，即之而方易。誓將燭昏霾於

慧炬，拯淪溺於法橋，扇靈之留風，鏡貞林之絕影，僕棲尚既同，情契彌至。而悠悠京苑，間以江山，假復神通，遠邇冥交。曉曙譚得，寫析深衿；辨明幽旨，跡生滅之中談，究真俗之諦義。故重有別書，招來畿邑。君問道之次，具為敦請。此蘭山桂水，既足逍遙，儒侶玄宗，復多朋往。非以一爵相加，豈其旌蒲為分？直闇投誠素，庶必能玄了，脫倏爾來儀想，時加資遣也。”

又使虬鄉人、吏部郎庾杲之致書喻旨曰：“司徒竟陵王，懋於神者，言象所絕；接乎事者，遠近所宗。鍾石非禮樂之本，纓褐豈朝野之謂？想暗投之懷，不以形骸為阻；一日通籍，梁邸親奉話言。夢想清顏，為歲已積。以丈人非羔雁所榮，故息蒲帛之典，勝寄冥通，諒有風期之遲。君王卜居郊郭，縈帶川阜，顯不徇功，晦不標跡，從容人野之間，以窮二者之致。且弘護為心，廣敷真俗，思聞係表，共剖眾妙。式莚山阿，虛館川涘，實望賁然，少酬側遲。昔東平樂善，旌君大於東閣；哲王愛素，致吾子於西山，豈不盛歟！百齡飄驟，凝滯自物，千載一期，為仁由己。且淩雪戒途，非滅跡之效；鴻鍾在御，豈銷聲之道？已標異人之跡，故有同物之勞。豈山水無情，應之以會，愛閑在我，觸地蕭條。衡嶽何親？鍾山何薄？想弘思有在，不俟繁言。”

虬內固已決，非復外物所動。建武初，征為國子博士。二年冬，疾甚，移在江州。白雲徘徊，似入簷戶，有異香氣，空中磬聲，因卒。年六十。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，道俗赴葬者數百人。餘論為集，二十四卷。梁大通三年，諸子稽於謚法。高人庾詵曰：“道德博聞曰‘文’，可進之謚也。”陳寔曰：“文為世範，行為士則。”乃謚曰“文範先生”。南郡太守任彥昇曰：“餘與先生雖年世相接，而荊吳數千，未嘗膝行下風，稟承餘論。豈直發憤當年，固亦恨深終古。然叔夜之敘黔婁，韓卓之慕巨仲，未必接光塵，承風采。正復希向遠理，長想千載。然其人自高，假使橫經擁帚，日夜掃門，會不睹千仞之一咫，萬頃之涓澹，終於對面萬古，莫能及門。故以此弭千載之恨。”幽貞子虞孝敬曰：“其子之達，仕梁太常，與餘善。求其先人遺書，次以為傳”云。

△請御講啟（並敕答）——梁皇太子綱

臣綱、臣綸、臣紀言：臣聞紫宮麗天，著明玄象；軒台在嶽，逖聽良書，是以道彌隆而禮愈縟，德彌溥而事愈泰。此蓋彰至治之尊，牧生民之本也。伏以大光嚴殿，侔神垂則，衝天開宇，功深大壯，事協文明。儀辰建極，切雲啟構，照燭三光，含超百堵。咸謂心華所表，復非良匠之力，神通所現，不藉子來而成。實唯淨國，固絕薰落之禮；高邁釋宮，理無鹿鳴之宴。竊惟妙勝之堂，本師於茲佛吼；摩尼之殿，如來亦闡法音。伏希躬

降容，施灑甘露，油然慧雲，霈然慈雨。光斯盛業，導彼蒼生，履天居而說，無相同真也。建佛事而被，率土化俗也。同真化俗，至矣哉！一舉而二美顯，豈不大乎？與彼鈃山之上，傅岩之下，西都鳳凰，岐陽壎　，安足同日而語哉？敢露丹愚，伏待矜遂，輕幹聽覽，流汗戰懾。謹啟。

△答請御講啟敕——梁武帝

省啟。欲須吾講，具汝等意。書云一而二，惟日萬機，今復過之。年耆根熟，氣力衰耗，荷此黼扆，有逾重負。日中或得一食，或不得食。周旦吐握，未足為勞；楚君旰食，方今非切。未明求衣，聿來弗休，晝勞夜思，精華已竭。數術多事，未獲垂拱，兼國務靡寄，豈得坐談？須道行民安，乃當議耳。越敕。

△重請御講啟（並敕答）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、臣綸、臣紀言：一日輕敢上聞，願垂法雨。天鑒凝遠，未蒙降遂。預均藥木，誠同器水，徒美春華，還憐秋霍。伏惟陛下德冠受圖，道隆言契，四三六五，不能喻；十堯九舜，無以方。而秋風動條，尚興未息之念；一物失所，猶起納隍之仁。方留衢室之情，未議石渠之講。竊以神通所現，一念萬機，大權所行，應時三密。猶處禪寂，影現十方，一起道場，已為八會。豈與吹律之後，均熊湘之勞；鑄鼎之君，切風雨之務？伏願以平等慧，行如來慈，為度蒼生，降希有事。使朝滿一乘，情皆十善，智珠法炬，人人並持，四忍五明，家家可望。謹冒天威，重以聞啟。翹誠注仰，伏希允遂。使北冀無山，豈自高於曩日？南陽回景，不獨隔於當今。謹啟。

△重答請御講啟敕——梁武帝

省重啟。猶欲須吾講說，具汝等所懷。亦不異前答。緣邊未入，國度多乏，如是等事，恒須經討，其餘繁碎，非可具言。率土未寧，菜食者眾，兼款附相繼，賞與未周；怨望者多，懷音者少。漢世渾並，賈誼亦且流慟；魏室無虞，楊阜猶云可悲。況今爪牙腹心，不二之臣；又論道帷幄之士，四聰不開，八達路擁，王侯雖多，維城靡寄。晝厲夕惕，如履霜刃，以朽索馭六馬，豈足為喻？《詩》不云乎：“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”方今信非空談。汝等必欲爾者，自可令諸僧於重云中講道義也。越敕。

△又啟請御講（並敕答）

臣綱、臣綸、臣紀言：敢藉寵靈，頻幹聽覽，再降神旨，未垂臨燭。伏以皇政廣覃，天覆悠遠；海河夷宴，日月貞明，洛水有稱蕃之胡，槁街有歸命之虜。奉弋已戢，秋塵不飛；槐棘均多士之詩，貂璫有得賢之頌。聖德衝謙，劬勞日昃，猶以時多禹歎，物未堯心，百辟慚惶，群司聳蕩。臣等或三善靡聞，或一官不效，嗜鮑逢宰相之誚，學儉得參軍之譏。而自以結根天苑，竊高前載，是以匪懼塵黷，復敢上聞。伏願樂說大慈，特垂矜許；放光動地，不以法妨俗；隨機逗藥，不以人廢言。俾茲含生，凡厥率土，心花成樹，共轉六塵，鏡裏得珠，俱開三障。於其誠願，孰不幸甚。累冒宸嚴，倍增戰息。謹啟。

△又答請御講啟敕——梁武帝

省汝等啟。復具所懷。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，安知天下之負重？庸主少君，所以繼踵顛覆，皆由安不思危，況復未安者耶！殷鑒不遠，在於前代。吾今所行，雖異曩日，但知講說，不憂國事，則與彼人異術同亡。《易》言：“其亡係於苞桑。”斯則乾乾夕惕，僅而後免。汝等思之，一二具如前敕。越敕。

△謝上降為開講啟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啟。舍人徐儼奉宣敕旨：“無礙大慈，不違本誓，來歲正月，開說三慧經。”伏奉中詔，身心喜躍。饑蒙王膳，比此未逾，貧獲寶珠，方斯非譬。伏以元正慶流，大裘禮畢，慧雲續潤，法雨仍垂。出世洪恩，與陽春而布澤；俾茲含生，隨藥木而增長。歡同萬國，福浹九圍，豈直愚臣得未曾有。謹宣令敕，馳報綸紀。具爾相趣，無辭上謝。謹啟。

△啟奉請上開講（並敕答）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言：竊以真如無說，非筌不悟；極果不應，注仰斯通。故器有水緣，方見圓羲之影；藥含長性，得墜慧雲之慈。伏惟陛下玉鏡宸居，金輪馭世，應跡有為，俯存利物，不違本誓，開導愚蒙。驅十方於大乘，運萬國於仁壽，豈止治斤田粟，功侔造化，疏江決河，削成天下。智高九舜，明出十堯，頻徙鑾蹕，降甘露雨。天人舞蹈，含生利益，是以背流知反，迷岸識歸。臣自叨預趨聞，渴仰無厭，一日冒陳丹款，伏希復轉法輪。未回聽卑之恩，尚絕愚臣之願，悽悽寸志，重敢披祈，伏願特降一音，曲矜三請。被微言於王

舍，集妙義於寶坊。聖心等視蒼生，猶如一子，遂臣之請，即是普被無邊。如蒙允許，眾望亦足，兩肩荷負，豈敢為喻？不任下願，謹啟事以聞，謹啟。

△答請開講啟敕——梁武帝

省啟。具汝所懷。法事既善，豈不欣然？吾內外眾緣，憂勞紛總，食息無暇。廢事論道，是所未遑。汝所為未體國也。越敕。

△重啟謝上降為開講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啟。臣丹願懇誠，屢冒宸展。實希降甘露雨，普被三千。天聽孔邈，未垂鑒遂。旱苗傾潤，豈比自憐，暍鳥思林，寧方渴仰？近因大僧正慧令，伏敢重祈。降逮敕旨，垂許來歲二月，開金字波若經題。殊特之恩，曲應愚請，稽拜恭聞，不勝喜躍。身心悅樂，如觸慈光，手足蹈舞，義非餘習。伏以香城妙說，實仰神文，潤方雲雨，明逾日月。能使迷途識正，大夢均朝；梵志懼來，天魔遙禮。提桓所聽，而今得聞，波侖所求，希世復出。其為利益，深廣無邊，九圍獲悟，十方蒙曉。雖復識起初流，心窮後念，方當共捐五蓋，俱照一空。巍巍蕩蕩，難得為喻。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，大乘普導，實由聖慈。伏筆罄言，寧宣載荷？不任下情。謹啟事謝聞，謹啟。

△御講波若經序一——梁陸雲

夫理臻畢竟，而照盡空寂。入三門而了觀，導五濁而超津，譬茲烈炎，遠眾邪而不觸；如彼出日，示一相以趨道。自羅閱闡其玄言，香城弘其妙說，彌勒表字於圓光，帝釋念善於明咒，受持讀誦，神力折於猛風，恭敬尊重，福利逾於寶塔。蓋眾聖之圓極，而萬法之本源也。皇帝真智自己，大慈應物，送迎日月，緯絡天地。鎮三季之澆風，緝五際之頹俗，出臨衢室，退事齋居。非以黃屋為尊，每以蒼生為念。德遍區宇，未足顯於至仁；理絕名言，更殷勤於密說。昔慧燈隱耀，法藏分流，二乘踳馳，五部乖謬。訶黎狹劣，徒仰黑月之光；毗曇偏滯，未見沈珠之寶。自聖皇應期，探盡幾妙，決散群迷，摧伏異學，極天宮之浩博，窮龍殿之秘深。於是大發菩提，深弘波若，永斷煩惑，同歸清淨。潤甘露於群生，轉法輪而不息。上以天監十一年，注釋《大品》。自茲以來，躬事講說。重以所明三慧，最為奧遠；乃區出一品，別立經卷。亦由觀音力重，特顯普門之章；登住行深，乃出華嚴之品。故以撮舉機要，昭悟新學者焉。大僧正慧令，蓋法門之上首，亦總持之神足。願等須提之問，遂同迦葉之請。乃啟請御講說斯經，有詔許焉。

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，講《金字波若波羅蜜三慧經》於華林園之重雲殿。華林園者，蓋江左以來，後庭遊宴之所也。自晉迄齊，年將二百世，屬威夷主多奢僭。舞堂鍾肆，等阿房之舊基；酒池肉林，同朝歌之故所。自至人御宇，屏棄聲色。歸傾宮之美女，共靈囿於庶人，重以華園毀折，悟一切之無常，寶台假合，資十力而方固。舍茲天苑，爰建道場。莊嚴法事，招集僧侶；肅肅神宇，結翠襓之陰；峨峨重閣，臨丹雉之上。廣博光明，有邁庵羅之地；身心安樂，實符歡喜之園。於時三春屆節，萬物舒榮，風日依遲，不寒不暑。瑞華寶樹，照曜七重，玉底金池，淪漪八德。洞啟高門，雲集大眾，趨法席以沸喧，聽鳴鍾而寂靜。皇太子智均悉達，德邁曇摩，舍三殿之俗娛，延二座以問道。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，亦咸發深心，並修淨行，薰戒香以調善，服染衣而就列。蔭映蟬冕，委蛇冠帶，排金門，登玉階者，濟濟成群。既而警蹕北趨，棨戟東轉，門揚清梵，傍吐香煙。被淨居之服，升須彌之座，八種妙聲，發言無滯；十方竦聽，隨類得解。甚深之義，在挹注而難竭；樂說之辯，既往復而彌新。至如宿學耆僧，亟淪偏執，專扶數輪，未了經文。變小意以稱量，仰大尊而發問。於是操持慧刃，解除疑網，示之迷方，歸以正轍。莫不渙然冰釋，欣然頂戴。若蓮華之漸開，譬月初而增長。凡聽眾，自皇太子、王侯、宗室、外戚，及尚書令何敬容、百辟卿士、虜使主崔長謙、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，皆路逾九驛，途遙萬里，仰皇化以載馳，聞天華而踴躍；頭面伸其盡禮，讚歎從其下陳。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，夜覆制義，並名擅龍象，智曉江河，傳習譬於瀉瓶，諷誦同於疾雨。沙門釋法隆，年將百歲，學周三藏，識洞八禪，說法度人，顯名於關塞之北。聞中國應講《摩訶波若經》，故自遠而至。時僧正慧令猶未啟講，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。至發講之日，又有外國僧眾，不可勝數，並眾所不識，同集法座。故知放光遍照，地神唱告，豈勞馳象之使，冥符信鼓之期？會稽？縣阿育王寺釋法顯，修習苦行，志求慧解，既等鬱多之思惟，亦同波侖之懇到。乃於講所，自陳願力，刺血灑地，用表至誠。昔剜體供養，析骨書寫，歸依正法，匪吝身命。以今望古，信非虛說。凡講二十三日，自開講迄於解座，日設遍供，普施京師。文武侍衛，並加班賚。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，躬務儉約，體安菲素。常御小殿，裁庇風雨，所居幄座，僅於容膝。外絕三驅之禮，內屏千鍾之宴。膳夫所掌，歲撤萬金，掖庭之費，年減巨億。兼以博收地利，同入珍於撓海，盈息泉府，譬無盡於龍金。故能不勞人力，無損國度，財法兼施，周流不竭。是講也，靈異雜遝，不可思議。一則宮中佛像，悉放光明。二則大地震動，備諸踴沒。三則夜必澍雨，朝則晴霽；淑氣妍華，埃塵不起。四則楗椎既鳴，講筵將合，重肩絓，填溢四門，而人馬調和，不相驚擾。五則所施法席，止坐萬人，而恒沙大眾，更無迫迮。六則四部曠遠，咸聞妙說；軒檻之外，聽受益明。七則淨供遍設，廚匪宿辯，妙食應時，百味盈溢。八則氛氳異香，從風滿觸。九則鏗鏘雅樂，自然發響。十則同聲讚善，遍於虛空。斯蓋先佛證見，諸天應感，超踴寶於昔靈，邁雨

華於往瑞。是時率土藻扑，含靈慶悅，願預福田，爭事喜舍。上皆區其心跡，為發大願。竊以一句奉持，尚生眾善；二字經耳，猶階勝報。況廣運大乘，遍揚正法，等發慧根，同趣妙果？方當秘諸寶函，傳彼金字，亙萬劫以光明，彌大千而利益。盛矣哉！信無德而稱也。小臣預在講筵，職參史載，謹錄時事以立。今序御出同泰寺講金字般若經義疏，並疏問答。

卷第一

第一日（二月二十六日）〓發般若經題（六人論義）

△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——侍中國子祭酒臣蕭子顯撰

庖羲乃神，八象所以成列；周文克聖，六虛所以廣陳。蓋導俗之偏典，非通方之大訓。至如漢明自講，局以儒術，簡文談疏，復謝專經，猶靈若之觀井甃，雲夢之在胸中也。

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，亶聰明而作元後。十地斯在，俯應人王；八福是生，允歸世主。玄覽無際，眇塵劫之初；寂照所通，該宇合之外。屈此無為，示同有學，檀忍兼修，禪慧雙舉。超國城而大舍，既等王宮之時，量珍寶於四天，又同轉輪之日。輕之若鴻毛，去之如脫屣，故以道駕皇王，事高方冊。若非蘊生知之上德，蓄機神於懷抱，洞比三明，齊功二智，孰能與於此者哉？《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者，蓋法部之為尊，乃圓聖之極教。開宗以無相明本，發軫與究竟同流，奧義雲霏，深文淨富。前世學人，鮮能堪受。

皇上愛重大乘，遨遊法藏，道同意合，眷懷總持。親動王言，妙逾綸紱，導明心之遠筌，標空解之奇趣。乃摛以翠縑，刻為金篆，眾具寶飾，品窮無價。芝英讓巧，金碧相輝，雖榮光之翌河圖，方此非瑞；青玉之為仙簡，於焉已劣。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，藉聽朝之閑覽，譬彼薰風，願聞弘說，殷勤奏請，然後獲從。以中大通五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、二十六日甲申，輿駕出大通門，幸同泰寺發講。設道俗無遮大會，萬騎龍趨，千乘雷動，天樂九成，梵音四合。震震填填，塵霧連天，以造於道場而建乎福田也。既而龍衮輟御，法服尊臨，殿華紫紺，座匹高廣。上界莫之擬，新學不能升，天容有穆，降詔音旨，弘捷疾之辯，騁無畏之辭。炙綃無窮，連環自解，恣所請問，渙然冰釋。滯義同遣，疑網皆除。亦猶懸鏡之不藏，衢樽之俟酌。加以長筵亙陛，冠冕千群，充堂溢霤，僧侶山積。對別殿而重肩，環高廊而接坐，錐立不容，棘刺無地。承法雨之通潤，悅甘露而忘歸，如百川之赴巨海，類眾星之仰日月。自皇太子、王侯以下，侍中、司空袁昂

等，六百九十八人。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，鎮座一千人。晝則同心聽受，夜則更述制義。其餘僧尼及優婆塞眾、優婆夷眾、男官道士、女官道士、白衣居士、波斯國使、於闐國使、北館歸化人，講肆所班，供帳所設，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。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，植葆戈，駐金甲，並蒙講饌，別錫泉府。復數萬人，不在聽眾之例。外國道人沙啁耶奢，年將百歲，在檀特山中坐禪，聞中國應有大講，故自遠而至。機感先通，咫尺萬里，言語不達，重譯乃宣。三藏之解，聖情懸照。又波斯國使主安拘越，荒服遠夷，延參近座，膜拜露頂，欣受未聞。多種出家，聞義為貴，即有四人同時落發。先是保<言志>法師者，神通不測，靈跡甚多，自有別傳。天監元年，上始光有天下，方留心禮樂，未遑汾陽之寄。法師以其年九月，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，而口無所言。上亦未取其意，於今三十餘年矣。其扇柄係以小繩，常所綰楔，指跡之處，宛然具存。至是御乃鳴錫升堂，執扇講說，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，抑有冥符。是時歲雲芳春，每夕雨注，法鼓晨鳴，輒便清朗。時過兩旬，日盈三七，陽和協度，雲景禎祥。至解講之辰，四眾雲集，懺禮才畢，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，起自毫間，遍於萬字左右。靈相炳發，金儀炫燿，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，續復放光，起右腋下，達於肩上。聖御躬自虔禮，大眾咸所觀瞻。故知現此面門，證明義旨。若夫多聞弟子，內聖垂風，右史記言，實惟帝則。乃命近臣纂錄時事，凡厥諮諏，罔不備舉。或通釋已遠，而疑審方來，或宗致未開，而啟請先至。其追審者，皆是本習所懷，或隔日異辰，義成先後。或雖申往復，終是一問聖旨，並隨方酬接，如響應聲。萬物為心，事見乎此。後之學者，宜曉斯趣。上弘法歲久，凡諸學僧，遠近同集，並會京師。而僧家之學，師習相守，唯信口說，專仗耳功，鮮能尋究經文，依求了義。上每為之通解，神彩意得，已在言先。裁引文句，便至數十，精詳朗贍，莫能追領。舊學諸僧，黯如撤燭，弛氣結舌，無人不然。萬眾仰觀，一時心喜。諸如此事，非翰墨所能述。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，不必關所立之義，直是素有心疑，止來求決。或發偈誦，然後諮疑，或請問既罷，讚歎發願，或語畢還坐，眾俱不識。或諮竟便去，莫知所在。容服非常，凡聖難測。是講也，東儲始啟，止蒙七日，諸僧鑽仰，欲罷不能，重復申請，更蒙二七。而請益之眾，喁喁不已。上以國務久擁，不允所祈，將欲解座。皇帝舍財遍施，錢絹銀錫杖等物，二百一種，直一千九十六萬。

皇太子奉嚫玉經，格七寶經函等，仍供養經。又施僧錢絹，直三百四十三萬。六宮所舍二百七十萬。上親臨億兆，躬自菲薄，司服所職，饗人所掌。若非朝廷典章，止是奉身之費。則太官一日，將十萬生衣，歲出千金，上並不取，別自營給。服粗浣衣，器同土簋，日一蔬膳，過中不餐，寒暑被襲，莫非大布。所居便殿，不能方丈，昔之幄座，今為下床。傍無侍衛，顧無玩物，左右唯經書卷軸，所對但見香爐錫杖，昧旦坐朝，日旰乃息。夜尋法寶，明發不寐，所利唯人，所約唯已；誡起居之恒事，禁中之實錄。又宮

人常格，年給數千萬，悉從停省，無所為留。雖漢文，衣不至地；光武，穀數十斛；方之蔑如矣。所造寺塔及諸齋會，不藉子來之民，不同大酺之禮，皆是采山澤之地利，為如法之淨財。量入為出，資無外取，一役之勞，計限傭賚。故能構制等於天宮，設飯同於香積。國朝大禮，莫過三元，三元所設，眾止數萬，隔歲預營，僅而後舉，監督紛糾，以為巨務。至於此會，出自淨財，遠近百姓，願為邑節，欣欣請受，爭取福分，不待號令，不須課率，黍稷馨香，如期即至。數十萬眾，饗之不盡，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，百姓善根之有成。至如軍國恒度，府庫常蓄，固以天下為公器，則秋毫無所侵也。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，有放生、布施二科。此藏利益，已為無限，而每月齋會，復於諸寺施財施食。又別敕至到張文休，日往屠肆，命切鼎俎，即時救贖，濟免億數，以此為常。文休者，先為運吏，輒散運米與貧民，應入大辟。上湣其一分惻然不許，非唯赦其重辜，乃加以至到之目。既非憑爰之市義，又無汲黯之請罪，人微宥重，過於昔時。文休既荷嘉貸，未嘗暫怠，日中或不得食，而足不得息，周遍京邑，行步如飛，擊鼓揚幢，負擔馳逐。家禽野獸，殫四生之品，無不放舍焉。是時朝臣至於民庶，並各隨喜，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。上區其心跡，列有十條，或舍財同今法事者，或舍財以供養者，或舍財行慈悲者，或舍財乞誦經者，或舍財入節供者，或舍財入放生者，或舍財入布施者，或舍身施大眾者，或燒指供養三寶者，或聞講啟求出家者。昔如來化道，獲悟不同，故法眼無生，根性非一。上並為其人同發大願，別見願文。小臣陪侍講筵，謹立今序。凡立義六科及答問。

一帙合錄十三〓第一日（二月二十六日）

△發般若經題（六人論義）——中寺僧懷，冶城寺法喜，大僧正靈根寺慧令，龍光寺僧綽，外國僧伽陀娑，宣武寺慧巨

都講枳園寺。法彪唱曰：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。制曰：蔓蒨云，談何容易！在乎至理，彌不可說。雖罄兩端，終慚四答。夫實智不動，至理無言，湛然莫測，超爾獨遠；照盡空界，不運其明；用窮有境，不施其功；無住住以之住，無得得以之得。百福殊相，同入無生，萬善異流，俱會平等。故能導群盲而並驅，方六舟而俱濟，成菩提之妙果，入涅槃之玄門。三明不能窺其機，七辯不能宣其實，大聖世尊，不違本誓，以方便力，接引眾生，於無名相，寄名相說。使訪道者識塗，令問津者知歸。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，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此經亦名為《大品經》。古舊相傳，有《五時般若》，窮檢經論，未見其說。唯有《仁王般若》，題列卷後，具有其文。第一佛在王舍城說《大品般若》，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《金剛般若》，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《天王般

若》，第四佛在王舍城說《光讚般若》，第五佛在王舍城說《仁王般若》。其云《金剛般若》有八卷，淮南唯有《校量功德》一品，即其本名，名《金剛般若》。卷後題云：“佛五時說般若，此是初時說。”此土未有第二時說，兩說相反，難得承用。《大智論》未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，止云《光讚》《放光》《道行》。舉此三經，不列五時。此土有《光讚》《放光》《道行》三經，《放光》即是《大品》。《光讚》《道行》與《放光》無殊，正以詳略為異。《光讚》起《序品》，訖《散華》品，凡二十七品。大本至《散華》有二十九品。《光讚》闕無二品。《道行》初起《三假盡》，後《囑累》，凡有三十品。依大本，除前六品，猶應有八十四品。《道行》闕無五十四品，《光讚》《道行》與《大品》事義無異。為是出經者，辭有文質，為是在天竺時，已分為三部。前注《大品》，亦開為五別，隨文析理，非為異處。僧叡《小品序》云：斯經正文，凡有四種。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，其文多者，十萬偈；少者，六百偈。此之大品，乃是天竺中品，但言四種，不說五時。前謂僧叡《小品序》，即是七卷般若。隨從舊聞，致成差漏。不遠而復，庶無祇悔。僧叡所言《小品》即是《道行般若》。何以知然？以三事撿，故知其然。一、《道行般若》尾末亦自題為《小品》。二、七卷有《二十九品》《道行》文有三十品。僧叡序三十品者，不序二十九品者。三、僧叡序，止讚《道行》二字；其文言：“玄章雖三十，冠之者道。言雖十萬，倍之者行。行凝然後無生，道足然後補處。”以是義，故知《道行經》即是《小品》。《大品》之名，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。道安云：“昔在漢陰十有五載，講《放光經》，歲常再遍。”爾時猶未名為《大品》。前來小品，後至大品，小品有三十章，大品有九十章，多少不同，以相形待，小大之名所以得生。復有人言：佛說五時教，第一時在鹿野苑，轉四諦法輪，乃至第五時，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。云《大品經》是第二時教；《淨名》《思益》是第三時教；《法華經》是第四時教。是義不然。釋論言，須菩提聞《法華經》中說，聲聞人皆當作佛。是故今問，是畢定不畢定？是則聞《法華》在前，說《大品》在後，以是因緣，不得言《大品經》是第二時說。又如《二夜經》中說，佛從得道夜，至涅槃夜，是兩中間所說經教，一切皆實不顛倒。以是義知，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，乃至娑羅林中入涅槃夜，常說般若波羅蜜。《中本起經》云：“如來始成道，優陀耶還。淨飯王問：今者獨處，思憶何事？優陀耶答云：世尊唯空苦樂非真。淨飯王言：災矣！悉達一切皆有，如何言無？反矣！悉達與人為仇。”此是始成道時，說般若波羅蜜。《高貴德王經》言：“菩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，不聞布施，不見布施，乃至不聞大涅槃，不見大涅槃。知見法界，解了實相，空無所有。”《第九功德經》言：“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，悉無所見。若有見者，不見佛性；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，不得入於大般涅槃。乃至廣說，以如是因緣故。”當知初成道日，乃至涅槃夜，常說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，三世如來，皆由是生。無相大法，非可戲論，豈得限以次第，局以五時？根性不同，宜聞非一，

亦復不但止有五時。往年令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核，檢其根性，應所宜聞，凡有三百八十人。是則時教甚為眾多，一人出世，多人得利益。豈容止為一根性人，次第五時，轉大法輪？所言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者，經題立名，凡有三意。一以人，二以法，三人法雙舉。《辨意》《思益》，是以人名經；《法華》《涅槃》，是以法名經；《淨名》《勝鬘》，是人法雙舉。此經立名，以法名經，離法無人，離人無法。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名？般若是實法，人是假名，此是人家之法，非法家之人。猶如道諦是法寶攝，是故此經得受法名，名《摩訶般若波羅蜜》。此是天竺音，經是此土語。外國名為修多羅，此言法本。具含五義：一出生，二湧泉，三顯示，四繩墨，五結鬘。訓釋經字，亦有三義：一、久；二、通；三、由久者名不變滅，是名為久；三世不遷，即是常義，通者理無擁滯，是名為通，一切無礙即是通義。由者出生眾善，是名為由，萬行軌轍，即是法義。以經字代修多羅者，修多羅名通，經名別。修多羅名，所以通者，凡聖共有所以為通；經名別者，此土聖人所說，名之為經，所以為別。以經字代修多羅，欲令聞者即得信解。摩訶，此言大；般若，此言智慧；波羅，此言彼岸；蜜，此言度，又云到。具語翻譯，云大智慧度彼岸。言彼岸度者，蓋是國語不同，此以為非，彼以為是；此以為是，彼以為非。隨俗之說，更無異義。此中有四意：一、稱德。二、出體。三、辨用。四、明宗。大是稱德，智慧是出體，度是辨用，彼岸是明宗。此中復有二意：一者，法說。二者，譬說。大者是法說，彼岸是譬說。即以彼岸譬於涅槃。云何是大義？空是大義。涅槃十八空云：言大空者，謂般若波羅蜜空。此經言，色大故般若大；不待小空，名為大空。大若定大，不名為大，無德而稱，是為大義。云何智慧義？能知諸法實相，是智義；能照諸法無生，是慧義。若有照有得，不名智慧；無照無得，而本圓寂，是智慧義。云何為度義？生死是此岸，涅槃是彼岸，煩惱為中流。以第一度濟於四流，以是因緣，名之為度。度若定度，不名為度；無去無來，是名度義。又云到者，以無生慧能證涅槃，未到云到，是體性能到，故名為到。不見因有能到，不見果有所到，是名到義。云何是彼此岸義？生死是此岸；涅槃是彼岸。生死不異涅槃，涅槃不異生死，不行二法，是彼此岸義。所以須菩提白佛言：“ 世尊，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，當得薩婆若不？ ”佛言：“ 不。 ”“ 世尊，不修般若波羅蜜，當得薩婆若不？ ”佛言：“ 不。 ”“ 世尊，修不修，當得薩婆若不？ ”佛言：“ 不。 ”“ 世尊，非修非不修，當得薩婆若不？ ”佛言：“ 不。 ”“ 世尊，若不爾，云何當得薩婆若？ ”佛言：“ 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。 ”須菩提又問言：“ 世尊，菩薩不以二法，不以不二法，云何當得一切種智？ ”佛言：“ 無所得即是得，以是得，得無所得。 ”又佛言：“ 色即薩婆若，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。 ”色如相，乃至一切種智如相。皆是一相，無二無別，以是義故，名般若波羅蜜。若能離著取緣，忘懷求理，如響受聲，如幻聽法，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。止誦初章，更無異識，義乖傳燈，心非受水。豈能宣金口於慧殿，散甘露於香城？潤良

田之種子，發菩提之萌芽？譬坳堂之水，隨百川而入巨海，猶蟭螟之目，因千日而窺大明。豈知其涯岸之所止泊，寧見照燭之所近遠？憑藉大眾宿植德，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，儻有疑難，冀能酬答。餘有問答一十二卷。訪本未獲，故其文盡闕。

△謝開講般若經啟——梁簡文帝

臣綱言：伏承輿駕，臨同泰寺，開金字波若波羅蜜經題。照迷生之慧日，導出世之長源，百華同陰，萬流歸海。幽顯讚揚，率土含潤。臣身礙已來，望舒盈闕，甘露普被，人天俱萃。波若魔事，獨在微躬，馳係法輪，私深克責。不任下情。謹奉啟奉承。謹啟。

△答謝開講般若經啟——梁武帝

省啟具之，為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。發題始，竟四眾雲合，華夷畢集。連雨累日，深慮廢事。景物開明，幽顯同慶。實相之中，本無去來，身雖不到，心靡不在，善自調養，慎勿牽勞。尚有兩旬，日數猶賒。今雖不同，後會未晚也。吾始還台，不復多勑。越勑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